



細雨燈花落

琦君 著



細雨燈花落

琦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细雨灯花落 / 琦君著. — 北京 : 西苑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151-0644-1

I. ①细… II. ①琦…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9795 号

《细雨灯花落》, 经权利人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细雨灯花落

出品人 赵 晖

责任编辑 康志刚 曹亚楠

责任印制 陈爱华

责任校对 马海英

书装设计 陆 龙 陆月琦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13

电 话 010 - 88636419 传真: 010 - 88636419

E-mail: xiyuanpub@163.com

印 刷 固安县京平诚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64

字 数 88 千字

图 数 3 幅

印 张 3.25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644-1

定 价 32.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唯有闲愁堪忆

烟 愁	3
未有花时已是春	9
千里怀人月在峰	15
浮生半日闲	27
若要足时今已足	34
方寸田园	37
镜里朱颜改	41
一对金手镯	44
春节忆儿时	55
细雨灯花落	73
迟来的青春	76

最是情深似酒

永是有情人	83
母爱无边	86
母亲的菩提树	89
母亲的金手表	91

母心·佛心	95
秋花远比春花净	97
留予他年说梦痕	99
髻	111
金盒子	118
毛 衣	124
爷爷的味儿	127
瞬息人生	130
愿天下眷属都是有情人	134
敬爱的“号兵”	136

哪得清香如旧

青灯有味似儿时	145
春 酒	155
玉兰酥	159
粽子里的乡愁	163
杨 梅	167
桂花雨	172
水是故乡甜	176
下雨天，真好	180
故乡的婚礼	184
梦中的饼干屋	189

唯有闲愁堪忆



烟 愁

说到烟，就像怀念着相知有素、阔别多年的老友似的，心头溢着一份亲切而又微带怅惘的感觉。因为我虽无烟瘾，却是个喜欢抽烟的人。几年来，因为喉头过敏性发炎，连这点喜欢都不许再有了。因此，凡遇到抽烟的朋友，我总要劝他们多抽一支，我在一旁闻着烟香，也算是慰情聊胜于无吧。

回溯我吸烟的历史，应该从我的童年说起。父亲和二叔，烟瘾都很大，不久又来了个远房四叔，他就专捡大人们的香烟屁股，躲到没人的地方去抽，引得我对吸烟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我问他：“香烟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太好了，辣乎乎，香喷喷，你若是会把烟从鼻管里喷出来，那才妙哩。”

我就央求他教我抽烟，教我从鼻管里喷出烟来。他说：“要我教，你就得给我拿整支的好香烟来。香烟屁股太短了，得技术高明的人才能抽。你初学，哪儿行呢？”

我知道父亲的好烟多的是。三九、三炮

台、加利克，统统锁在玻璃橱里，我又不敢向父亲要，于是就向二叔去讨。

“二叔，给我一支烟嘛！”对二叔，我一向是肆无忌惮的。

“小孩子要什么香烟？”

“不是抽，是摆家家酒，一定要一支烟的呀！”

在二叔面前，我原是个被宠坏了的小把戏，他对我万事有求必应，就连香烟也不例外。他在口袋里掏出一包大英牌，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接过来如获至宝似的跑去交给四叔，他瘪瘪嘴说：“这样蹩脚的香烟，要大哥的加利克才过瘾哩！”

“拿不到呀！”

“你不会想法子偷吗？”

“我才不做贼呢！”

“拿支香烟玩儿算什么贼？我教你个主意，等你爸爸作诗作得摇头晃脑的时候，你凑上去给他点烟，顺便收一支在口袋里。当着他做的，也不算偷呀！”他是什么坏主意都想得出的，我为了想学鼻孔喷烟，也就答应了。

果然，我从父亲那儿很顺利地拐到一支扁扁的“三九”香烟，小叔把它点着了，万分珍

惜地吸进一口，贪婪地一下吞入肚子，又慢慢儿、慢慢儿地从鼻孔冒出来。他对我说：“烟要经过五脏六腑以后，吐出来的就带灰黄色，这口烟才算完全吃下去了。”

我看他吞烟并不困难，随即抢过来使劲吸一口，咽下喉咙，谁知一下子大呛起来，呛得我眼泪鼻涕一起流，头昏脑涨，赶紧把烟扔进了水沟，急得四叔直跺脚。

“你别性急呀，哪有一下子就学会的，起初少抽半口，在嘴里含一会儿就吐掉，慢慢儿就会了。”他说。

烟虽没有抽进，而那三九烟的香味却被我闻到了。真是香，这是我第一次感到香烟原来这么好闻。于是每逢父亲抽烟时，我总在他身边殷勤地点火、倒茶，借以多闻闻香味。我觉得二叔抽的香烟，都是美丽牌、联珠牌，连大英牌、大长城都难得抽。有一天，我问他：“二叔，你为什么不抽爸爸那种烟呢？”

“傻孩子，我们种田人哪里抽得起这么好的洋烟，你爸爸是做大官的呀！”

我偏着头忖了半天，又去问爸爸：“爸爸，二叔说你是做大官的，一定要抽洋烟，是吗？”

“没有的话。我的烟都是人家送的。”

“那么为什么没人送二叔烟呢？”

“你二叔没出过远门，没有像我这么多的朋友。”

“那么你送一盒加利克给二叔好吗？”

“我常常送他的，他都舍不得抽，收起来了。”

我才知道原来二叔也有好烟，我就一天缠着二叔要那好烟，二叔说：“那样好的烟，留着给你二婶心气痛时抽的。”

二婶有“心气痛”的病，大概就是现在所谓胃病。二叔说好烟可以止胃痛，我就越觉得香烟这东西大有道理，非学会抽不可了。

抽香烟屁股的四叔，烟瘾也越来越大，自从我开始替他拿整支的香烟后，他胃口更大了。常常要我给他多拿几支，我不肯，他就搜集来好多的香烟片，各种各样的图画，跟我交换香烟。他不但会从鼻孔喷烟，还会吐烟圈，大大小小的，一个套一个的，好玩极了。他常常拉我躲在母亲经堂里抽烟。因为这是一间密室，除了母亲一日三次上香外，平时没人进来。有一天，我正高兴学得有点门儿了，一丝烟从鼻孔里冒出来。忽然听得母亲的脚步声，我着了慌，把烟蒂往香炉里一塞。母亲进来用

鼻子嗅了一阵说：“怎么有一股子香烟味？”四叔说：“是檀香呀！”母亲瞪了他一眼，从檀香炉里掏出半截香烟蒂子，问：“这是谁干的？”我赖四叔，四叔赖我，母亲生气地说：“这样小小年纪学抽烟，真没出息。”

听了母亲的话，我心里从此觉得抽香烟不是件正经事。可是越是大人们不许做的事，偷偷摸摸的越是有味道。幸得父亲不像母亲那么严厉。有时我问他：“爸爸，抽香烟有好处吗？”他总是笑嘻嘻地回答我：“好处是有的，你现在还小，不要管这个。不过你是个女孩子，长大了最好也别抽香烟，那样儿不好看。”

“好看”对女孩子来说真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因此我就不打算真个学会抽烟。这也许就是我以后抽烟始终没有上瘾的主要原因吧。

母亲晚年也得了“心气痛”的病，因而也不免抽支香烟。那时父亲去世不久，她每次抽烟总要念起父亲生前的种种，念着念着，她把烟蒂一扔，叹一口气说：“不抽了，烟熏得我直淌眼泪。”

有一次，我晚饭后打开几何三角，就是连天的哈欠，母亲笑着递给我一支好香烟说：“抽半支提提神吧！”我吃惊地望着她问：“妈，您许我抽烟？”

“偶一为之亦无妨，只要你自己知道管自己就好了。”

母亲会让我用香烟提神，她宠我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因而使我对抽烟更增一番亲切之感。

在上海念大学时，母亲没有在身边，只有姨娘和我同住。她有时也会把我气得“心气痛”起来，我就一个人关在屋里狂抽一阵香烟。此时，我发现抽烟的确可以消愁解闷，而我的胃病，亦已逐渐形成，香烟与我就结了解之缘。那一段时间，我的烟抽得相当多，但抽烟时的心情大都是沉重不愉快的。尤其是想起童年时在父亲身边拐三九牌香烟的情景，已不可再得。纵容我的二叔，教我抽烟的四叔，都是音信渺渺。一缕乡愁，就像烟雾似的萦绕着我，我逐渐体会到烟并不能解愁，却是像酒似的，借它消愁而愁更愁了。

来台湾的最初几年举目无亲，烟更成了我唯一的良伴。现在想想，住在低洼潮湿的宿舍里整两年而没有得风湿病，香烟应该有很大的功劳吧。

近几年，无缘无故地，时常闹咽喉炎，医生嘱咐绝不能抽烟，我不得不硬起心肠和这自幼相知的好友告别了。

未有花时已是春

生活在紧张匆忙的今日，赶上班、赶上学、赶赴约、赶办事，在闹区的人行道上，摩肩擦背而过。上公车、电梯，都挤得跟火柴盒似的。不小心踩人一脚，或被踩一脚，彼此相对一瞪眼，连个“对不起”都不说，不是不想说，而是来不及说，现代人的时间太宝贵了。时间一急促，就很难保持一片冲和气象。现代人的空间距离又太近了，形体上的距离愈近，精神上的距离反而愈远。你看公寓住宅，每家的“门前雪”都不必自己扫（因为大楼管理人员代为服务），更遑论疾病相扶持了。

前不久，我家对面四楼一位老太太心脏病突发逝世，我竟全然不知。还是次晨洗衣服的阿巴桑告诉我的。当时只听得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还以为是哪家迎亲嫁女，连阳台也懒得跨出去一看。住公寓房子以来，我最不喜欢站在阳台上东张西望，因为放眼没有青山绿水，见到的面孔都木木然悻悻然，“似曾相识”却又像“素昧平生”。我只觉得局天踏地，哪

有什么胸中丘壑呢？回想当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农村社会，无论春夏秋冬，忙完了一天的工作，男人们晚间提着一盏红灯笼，走一两里路到邻家沏一大碗清茶，一把带壳的炒花生，聊上个把时辰，再提着灯笼回家睡觉。他们所谓的邻居，住得并不一定很近，可是他们的心却靠得很近，真个是“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境界。

我想起前年访美时，在爱荷华一个静谧的农庄做客。晚上临睡时，主人掀开窗帘，指着远处几点闪耀的微光说：“那就是我们最近的邻居了，你如贪看夜景，尽可以拉开窗户帘，不必担心穿睡衣服装不整。”他们白天驱车外出，绝不必关门闭户，车子在碧绿的斜坡上奔驰，一路和迎面而来的车中人摆手打招呼，因为他们都是街坊，都是朋友。

可是到了纽约就完全不同了，我寄住友人家，外出时门上层层加锁，回来后里面层层加锁。两百多户的一幢大公寓，应该是自成村落，却真个是老死不相往来。中国人有睦邻的好特性，所以我的朋友出远门时，还可以拜托对面邻居代为照顾屋内花草。上下电梯，总和人微笑点头。这种态度，也许感染了大楼管理

人员，所以他们对他都格外和气。我在波士顿的旅社里，看到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腿又是瘸的，她拄着拐杖艰难地走进自助餐厅，开门时竟没有一个人伸手助她一臂之力，我忍不住站起来帮她拉住门，她脸上那分意外和感激令我久久难忘。

人类原应当相关怀，相互助，为什么愈是挤在一起，愈是彼此漠不关心了呢？不但不关心，有时竟恶言相向，令人气结。上个月我去公保看病，因脚伤不能爬楼梯，只得挤电梯，偏偏我又心不在焉，把三楼当作四楼，跨出一看不对赶紧又缩回去，小姐不耐烦了，她说：“你也不抬头看看号码，跑进跑出的真可笑。”脸上的表情当然是“冰冻三尺”，我也不由得冷冷地说：“可惜我不认得阿拉伯字呀。”她的声音更高了：“不认得字还当公务员。四楼到了，快出去吧！”我气得结结巴巴地说：“谢谢你这位小姐，你的服务态度真好！”坐在候诊室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仔细想想，其实并不足怪。你想省钱看公保，就得准备受气，“财”和“气”总得选择一样。固然公保也有态度好的医师和护士小姐，可是工作人员的气焰，有的真叫你有“在人屋檐下，哪得不低

头”之感。

在他们心目中，这一群惶惶然的投保人员，就像是倚门托钵的苦行僧，应当有受气的心理准备。他们哪想到他们的薪水里，也包含了我们每月所缴纳的公保费呢？依中山先生的说法，他们是司机，我们才是车主，可是司机不高兴替你这样的穷车主开车又当怎样呢？只有自己放明白点，这年头，有小病能挺就挺下去，挺不过去，拖成了大病，宁可借债看私人诊所，包你大夫护士都是满面春风，即使不能药到病除，也落得个心平气和，少死细胞。

看完病，走出大门，一直耿耿于怀。因为行走不便，想招计程车，又怕再受一场气。可是一辆车已经在我们前面停下来，就身不由己地上了车。司机看我举步困难，就伸手扶着车门，连声说：“小心点，太太，别碰着了，慢慢儿上。”那一团和气，使我满腔怨气全消。不由得意外地说：“你真和气。”他说：“为顾客服务，应该的嘛。”他和善的态度，立刻使我想到自己满脸的乌烟瘴气，心中感到十分惭愧，想想刚才在公保处对待那位电梯小姐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一切反应，原是相互的。我当时如能稍稍容忍，报之以轻松的一笑，她下